

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路径分析

李 平 高 椰*

【摘 要】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面临着多重复杂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以及扭转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应积极参与现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积极谋求参与现有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设进程、积极扩大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利用机制化的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

【关键词】多重复杂环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路径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同时也充分暴露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缺陷。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话题。王国兴和成靖提到二十国集团（G20）

* 李平，山东理工大学二级教授、校长特别助理、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高椰，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政策体系‘双重构’的影响与应对研究”（编号：22JZD0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开放条件下异质性企业要素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编号：19AJL011）阶段性成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第1版。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的机制化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找到了新的起点和路径^①。翁东玲和汤莉在分析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渠道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金砖国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基本路径与策略选择^②。还有学者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角色和中国方案入手去研究。黎峰在分析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双重困境基础上,提出中国应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等方面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③。史本叶和马晓丽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应如何参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④。陈伟光提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应该维护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体系、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抓住数字经济等增长点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⑤。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是从G20、金砖国家等某一机制平台入手分析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虽然有研究从整体视角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对策,但涉及的路径不够全面。此外,虽然有研究结合当下时代背景,分析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策略,但主要基于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展开分析,鲜有学者分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所面临的多重复杂环境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也鲜有学者就中国如何改善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的具体步骤展开细致性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多重复杂环境,紧接着提出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角色,最后提出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具体路径。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多重复杂环境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指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和管理经济事务的一系列机构、规则和政策机制。然而,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着多重复杂环境。

(一) 世界经济周期下行与结构性问题凸显

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人口加速老龄化、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以及发达经济体大幅调整宏观政策等因素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受到制约^⑥。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和劳动供给形成桎梏。联合国《2023年世界社会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为7.61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6亿^⑦。老年人的收入一般比中青年低,当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时,消费倾向就会明显下降。同时,人口加速老龄化还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降低劳动参与率,对经济

① 王国兴、成靖:《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展望》2010年第3期。

② 翁东玲、汤莉:《金砖国家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机遇与路径》,《新视野》2017年第6期。

③ 黎峰:《全球经济治理“双重困境”下的中国角色及担当》,《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④ 史本叶、马晓丽:《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4期。

⑤ 陈伟光:《大变局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当代世界》2023年第7期。

⑥ 姚淑梅、杨长湧、李大伟:《世界经济处于弱复苏周期》,《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5期。

⑦ 《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应重新考虑社会保障问题》,联合国网站, <https://www.un.org/zh/193220>,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30日。

增长造成负面冲击。另一方面，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将导致无法有效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投资，全球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又加之发达经济体大幅紧缩货币政策带来金融市场风险和全球融资成本的上升，使得一些经济体的国内投资遭受巨大冲击，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此外，世界经济增长也面临众多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通胀、新兴经济体供需结构不匹配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失衡等因素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主要表现在，自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以来，全球通胀开始带有结构性特征。又加之俄乌冲突使得全球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进一步攀升，美国在2022年3月启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加大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近年来，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全球消费结构开始转型升级，加大了对服务型经济的需求，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结构不匹配，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二）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引发逆全球化浪潮

虽然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在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下也产生了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比较优势获取大部分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多处于价值链低端，仅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赚取微薄利润^①，国际分工收益分配不对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借助出口增长和国际竞争激活国内闲置要素，有效带动了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阵营也出现明显分化；跨国公司能够加速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国际生产外包，但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发达国家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利益受损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以至于逐渐被边缘化，扩大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逆全球化使得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遭受重创。逆全球化浪潮下，一些参与国奉行单边主义策略，相继退出产业链，从而导致供应链断裂，阻碍了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货币与金融往来，增加了要素流通成本，使得全球生产率降低，增大全球经济停滞的压力，最终使得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严重挑战。

（三）新信息技术变革使得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新信息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世界生产力的质变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全球贸易、投资等也变得更加便利，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扩散到全球范围。新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和应用不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而且造就了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然而，任何一场根本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转型的巨大挑战^②。一方面，新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革。数字经济时代下，在线购物和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和商业格局，一些行业和企业对信息技术相关的专业人才需求增加，许多传统劳动密集型岗位的劳动者面临失业或者转岗的风险。另一方面，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国际安全格局。网络和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网络攻击缺少相关国际规则的约束，逐渐被用来成为一些国家打击对手和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重要手段，使国际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不确定。

^① 陈燕红：《逆全球化现象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期。

^② 何哲：《新信息技术革命：机遇、挑战和应对》，《人民论坛》2021年第21期。

(四) 国际经济组织运行效率相对低下

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是国际社会协调和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重要平台。但是近年来,国际经济组织运行效率相对低下,非但没有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反而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逆全球化。WTO在促进全球开放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今其职能发挥受到严重阻碍,面临日益严峻的功能与效率赤字问题。此外,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贸易的成本大幅下降,并推动数字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面对贸易结构和形式的变化,WTO规则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①。IMF是新兴经济体提升其话语权的重要平台,但是IMF存在份额和投票权分配不合理、组织机构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贷款援助方案过于僵化等问题^②,运行效率低下。WB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利用其资金、高素质的人才和广泛的知识基础,帮助各发展中国家走一条稳定、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之路。但自成立以来,WB治理结构并未发生过根本性变革,投票权分配制度不合理、决策机制僵化、问责制度缺失使得WB没有实现促发展的职能^③。

(五) 国际经济层面的矛盾蔓延到国际政治等非经济领域

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奉行单边主义、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妄图继续扭曲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以维护自身利益^④。美国“长臂管辖”政策表面上是以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但实际上却屡屡动用国家政治力量干涉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打击和美国企业竞争的企业,不断将国际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长臂管辖”政策日益成为其政治操弄、维护霸权的武器^⑤。2023年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则,在去年10月7日出台的临时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加严对人工智能相关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限制,并将多家中国实体增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⑥。美国滥用国家力量,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胁迫外交^⑦。这种霸道行径违反世贸规则,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干扰,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二、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角色

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实现更高层次全球化的助推器,并日益成为多重复杂环境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

① 徐秀军、林凯文:《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0期。

② 谢世清、黄兆和:《当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③ 叶扬、张文:《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西部论坛》2015年第3期。

④ Matthew D. Stephen and Michal Parizek. New Pow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eferences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From Deadlock and Drift to Fragmenta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19, 24(6).

⑤ 东艳:《美国“长臂管辖”政策背后的政治生态》,《人民论坛》2021年第35期。

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商务部发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最终规则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file.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310/20231003446671.shtml>,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8日。

⑦ 《外交部:美一再滥用国家力量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央视新闻客户端,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4419882971464588352,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8日。

（一）中国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

全球经济治理是全球应对和缓解多重复杂环境的制度性设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时代大势，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全球经济增长困境已然存在，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完全凭借自身力量不仅短期内难以消除其不利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其不确定性。中国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加快构建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竞争有序的一体化大市场，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国内外资源、技术和手段，破解多重复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尽可能避免和消除未来多重复杂环境的不利影响。此外，中国加快建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一体化大市场的中心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形成强有力的中国大市场优势对国际大循环的支撑力，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生变革。不仅如此，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创立的亚投行，主持的G20峰会以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国际举措，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二）中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世界开放报告2022》显示，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491，比2008年下降了4.1%；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开放指数提高了5.6%，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②。技术变革不断催生经贸新规则新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本红利不断缩小的当下，制度创新逐步成为开放经济发展新优势^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流横行的背景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意义重大，有利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中国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环境，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在华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有效保护，国际社会也将进一步享受到中国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用实际行动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正能量。

（三）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助推器

2023年是疫情过后全球经济重新迎来开放和复苏挑战的一年，2023年年初国际经济组织预测全球经济呈下行趋势，但预测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预期。不仅如此，在国际经济组织的最新预测中也纷纷指出中国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能，虽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略有提升，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联合国2023年5月发布的《2023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在通货膨胀高企、利率上升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存在长期低增长风险，但联合国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预测的4.8%上调至5.3%。IMF在2023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但预计中国今年的增速将达到5.0%。世界银行于2023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世界经济增速较年初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但中国2023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5.6%，较今年1月报告的4.3%显著提升。经合组织在2023年9月的展望报告中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② 张宇燕、顾学明等：《世界开放：韧性、新生与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2期。

③ 蒲实：《为何要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学习时报》，2023年2月6日，第1版。

5.1%，在主要经济体中，增长预期仅次于印度。除国际组织外，一些外资机构也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2023年9月，摩根大通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8%上调至5%，澳新银行也将中国GDP增速预测上调至5.1%；今年10月份花旗集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7%上调至5%，这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奈特2023年10月20日在2023天津论坛上预测，今明两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将接近1/3。中国经济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还有质的稳步提升，更有结构的持续优化，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为世界经济提供动力、注入信心。

（四）中国是扭转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我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推进制度型开放，既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全球经济稳定与复苏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抉择^①。中国从加入WTO到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倡议、设立自贸试验区再到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签署生效、加速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积极谋求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俨然成为经济全球化强有力的推动者。从联合国讲坛到达沃斯论坛，从亚太经合组织到二十国集团，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发出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声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的改革深化持续地夯实着对外开放的基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意味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在结构上的优化、质量上的改进、效益上的提升，借助于制度型开放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中国过去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现在是全球化的中流砥柱，未来必将是全球化的引领者。

三、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思考与建议

在动荡不安、波谲云诡的国际多重复杂环境下，维系一个正常运作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所在。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不断探索出全方位、多层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路径。

（一）积极参与现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

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对话、合作和协商，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复杂环境，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都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性国际组织存在的体制和功能障碍使其无法支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而且值此动荡时代，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未来中国应以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

1. 积极参与WTO改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但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WTO体制内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数字贸易规则。近年来，WTO主要成员围绕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不断做出努力，积极向WTO递交了一系

^① 迟福林：《走向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中国军转民》2022年第6期。

列相关提案。这些提案内容丰富，反映出WTO成员在构筑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过程中的核心诉求和重要关切^①。一方面，中国要在国内打造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监管规则的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经济新规则，为制定全球数字规则提供参考，不断增强我国在数字经济规则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要深度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议题谈判，挖掘和分析发展中经济体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共性诉求，探索与发达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弥合双方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分歧，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建立，避免数字贸易全球经济治理的碎片化。

2. 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原有治理架构已开始“捉襟见肘”，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与效能相对下降，在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时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联合国仍将是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很难出现更合法、更权威并更具实践经验的国际组织能够替代联合国。为更好履行全球治理使命，联合国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一方面，中国要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合理、必要改革，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占会员国大多数的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推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改革，不仅要提高其在经济政策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等问题上的领导地位；还要增强其决策能力，不断提高对成员国政策制定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的能力，使其在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 积极谋求参与现有区域性、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

区域性、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在相关问题的治理方面比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更具有针对性。中国积极推进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签署生效是谋求参与现有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战略抉择。

1. 积极推进申请加入CPTPP

CPTPP包含很多WTO未涉及的新兴领域，能够提供全新国际贸易规则和规范，有助于催生出一个新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②。中国谋求加入CPTPP，有助于推动WTO改革，加强与CPTPP成员国经贸合作，是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方式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革新，将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开放，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2023年7月16日，英国正式被批准加入CPTPP，成为首个加入CPTPP的经济体，其推动谈判磋商以及解决核心关切的方式对我国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③。中国不仅要仔细研究英国政府发布的CPTPP谈判成果要点，与成员国积极开展对话交流，了解英国与各成员国协商和谈判的具体信息，了解各成员国的关切和期望，及时调整我国的相关策略；还要借鉴英国加入CPTPP经验，将双边贸易协定作为加入CPTPP的基石，积极与CPTPP成员国展开沟通和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合作。

2. 积极推进申请加入DEPA

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是标准和规则体系之间的竞争，谁能够引领数字经济规则创新

① 周念利、李玉昊、刘东：《多边数字贸易规制的发展趋向探究——基于WTO主要成员的最新提案》，《亚太经济》2018年第2期。

② 庞中英、杜海洋：《区域或跨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趋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1期。

③ 王蕊：《英国加入CPTPP的动因、路径及对我国的影响》，《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4期。

发展、占据数字经济规则制高点,谁就能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塑造话语权^①。中国申请加入DEPA不仅符合中国深化国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还将推动中国积极探索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制定,不断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不仅要对标现有的数字经贸规则与DEPA的差异条款,积极推动在跨境数据管理、数字产品市场开放等领域的改革,缩小与DEPA之间的差距;还要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与DEPA潜在成员国维持经贸关系稳定,推动多边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推动各国互利共赢。中国的加入将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机制改革和完善、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能,打造更加开放、公平、普惠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3. 积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签署生效

中国和欧盟在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工作^②,在市场准入机制、公平竞争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实现了巨大突破,对于新型国际投资法制体系的构建,以及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2021年5月20日,欧洲议会单方面“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③,导致协定至今未能按时签署生效。在此背景下,双方应尽快解决相关分歧^④,推动中国和欧盟之间政治环境的改善,推动签订《中欧投资协定》,推动中欧各领域工作重启。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签署生效将为后疫情时代提振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中欧贡献。

(三) 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设进程

发挥中国已经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积极作用是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建设进程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消除成员之间贸易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开启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

1. 积极发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自签署以来,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稳定外贸外资发展的预期、保障产业供应链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区域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积极发挥已经缔结的中国与巴基斯坦、格鲁吉亚、柬埔寨等17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用,推进中国与海合会、斯里兰卡、巴勒斯坦等9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加快对正在研究的中国与哥伦比亚、尼泊尔、孟加拉国等8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可行性分析,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升级扩容,为区域乃至全球复苏注入新动能。

2. 积极发挥RCEP的作用

积极发挥已经通过法律核准的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非东盟5国的RCEP作用,RCEP自2022年1月1日生效实施以来,维护和推进多边贸易体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了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互联互通,深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促进区域和全球经

① 王晓文、马梦娟:《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

② 《历时7年35轮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中欧合作共赢开新局》,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01/content_5575984.htm,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1日。

③ 《不顾七年谈判达成共识,欧洲议会粗暴冻结中欧投资协定还误导舆论》,环球时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331094435408800&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1日。

④ 《傅聪大使出席欧洲政策中心“60分钟吹风会”实录》,中国驻欧盟使团网, http://eu.china-mission.gov.cn/chn/stwx/202302/t0230211_11023839.htm, 访问日期:2023年8月21日。

济的稳定增长。中国不仅要继续发挥贸易红利、产业红利、制度红利、发展红利等多重红利集成效应，给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动能，以全球最大自贸协定的新姿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还要不断推动RCEP升级扩容，积极推动英国、欧盟等经济体加入，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争取印度的早日加入。

（四）积极扩大自贸试验区、“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

积极扩大自贸试验区、“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进一步与世界各国深化合作的必经之路，是中国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有助于促进中国国际经贸关系的多元稳定，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 积极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自成立以来探索出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但是在当前国际多重复杂环境下，应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我国应推动自贸试验区再扩容，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实现发展空间扩围，政策、环境提质，成果、产业增效。此外，中国要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中探索金融改革开放新经验，形成“发现需求+探索试验”的制度创新机制，加快落地各项金融创新措施，加快外汇管理改革、跨境人民币使用、非银行金融机构准入限制放宽等诸多重要领域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推广。此外，中国还要推动自贸试验区逐步缩减金融领域的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外资金金融机构的准入范围，激发外资金金融机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推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

2.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①。从2013年到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②，“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要继续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益和质量，优化贸易结构和双向投资结构，为合作国家和全球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全球经济复苏。除此之外，中国还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创新全球经济合作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提倡国际创新合作，超越疆域局限和人为藩篱，集全球之智，克共性难题，让创新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③。中国要抓住数字经济等新的增长点，依托“数字丝绸之路”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内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开展多双边数字经济项目合作，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推动构建数字经济领域统一大市场，不断提升区域国际合作互联互通水平。

（五）积极利用机制化的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也可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

①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26/c_1124420187.htm，访问日期：2023年7月8日。

② 陈春江：《权威部门话开局 |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十年年均增长8%》，新华网，http://www.news.cn/fortune/2023-03/02/c_1129409504.htm，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0日。

③ 习近平：《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问题的发言》，光明网，https://news.gmw.cn/2019-06/29/content_32958350.htm，访问日期：2023年8月20日。

治理的有效渠道。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加强了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策协调，降低地区内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与稳定；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在推动次区域经济发展、助力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

1. 主办和出席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自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以来，在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G20峰会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对世界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对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巩固多边贸易体系作出了众多贡献，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不少“上合智慧”与“上合方案”。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上合组织要继续加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力度，逐渐成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未来中国要通过主办和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国集团（G2）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博鳌亚洲论坛、亚投行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持续扩大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力度，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逐步转向贡献者、引领者。

2. 主导和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众多举措惠及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推动了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国要通过主导和推进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合作论坛等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渐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多重复杂环境，阐释了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角色，最后提出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思考与建议。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世界经济周期下行与结构性问题凸显、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逆全球化浪潮、新信息技术变革、国际经济组织运行效率相对低下、国际经济层面的矛盾转移到国际政治领域等多重复杂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成为多重复杂环境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动力，中国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世界经济稳定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以及扭转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多重复杂环境下，中国需要在把握自己当前战略机遇的同时作出积极应对，通过积极参与现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积极谋求参与现有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设进程、积极扩大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制度型开放、积极利用机制化的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The Path Analysi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n Multiple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LI Ping GAO Y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orld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ccelerated its adjustment, an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s also facing multiple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China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becoming a core force in reform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 advocate and promoter of an open world economy, a stabilizer and booster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mportant force in reversing anti-globalization. In this multiple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existing glob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tively seek to participate in existing regional and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ctively expand the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ctively use other institutionaliz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latform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towards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Key words] Multiple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China's Path

(责任编辑: 朱瑞 责任校对: 周瑞春)